



他山之石

从恰克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俄国商人与茶叶贸易^①李今芸著 贾建飞译^②

内容提要：历史悠久的俄罗斯茶叶贸易长期受到不当的忽视。1727 年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使得俄国的边境城镇恰克图成为第一个主要的贸易市场；19 世纪上半叶，中国商人经历长途跋涉，将茶叶运抵恰克图，从而控制了茶叶出口。1862 年，俄国商人首次来到中国著名的茶叶口岸汉口。他们在此修建工厂，生产红茶和砖茶，并成功对外出口了这些茶叶。通过改进茶叶生产方式，发明帽合茶（或称小京砖茶，tablet tea），并将茶叶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送以缩短路程（这是商人和俄国政府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利用铁路巩固俄国对其殖民地的影响，以此构建起了一个茶叶帝国。在俄国人的管理下，敖德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茶叶转运港口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恰克图；在中国茶叶的竞争对手——印度的阿萨姆茶叶出场之后，中国茶叶的地位依然很重要。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俄国的茶叶贸易达到历史顶峰；但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基于白俄商人与沙俄政府的紧密联系这种茶叶贸易突然终结。事实上，俄国的茶叶故事只不过是其未能实现全球化的一次客观教训。

茶叶是俄国、中国和中亚历史中的共通之处。随着 1727 年中俄两国条约的签订，恰克图成为两国之间合法发展贸易关系的重要边境市场。^③ 1768 年双方又

① 本译文是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课题“清代商帮贸易英文史料翻译与整理”（课题编号：JSKT20181110）的成果之一。原文作者李今芸，卢布亚那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 19 世纪、20 世纪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译者贾建飞，历史学博士，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新疆移民史、法制史和学术史，丝绸之路与山西商人。

② 本文 *From Khichta to Vladivostok: Russian Merchants and the Tea Trade* 原刊于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of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Vol. 3, No. 2 (2014), pp. 195—218。感谢李今芸教授和 *REGION* 杂志授权译者将此文翻译为中文，并于《晋商研究》（第六辑）出版。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李今芸教授对译稿做出的细致修改及提出的修改建议，避免了译文中的很多舛讹。

③ 1727 年，清政府与俄国先后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并于次年 6 月 25 日（雍正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恰克图正式换文。俄国借此取得了在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译者。

签署协议，恰克图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19 世纪初，茶叶消费在俄国全境蔓延开来，茶叶贸易突然得到迅猛发展。其中主要包括四种茶叶：绿茶、砖茶、帽合茶和武夷茶（红茶）。砖茶和帽合茶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最受欢迎，绿茶最受突厥斯坦^①的青睐，武夷茶则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更为流行。^②

19 世纪前半叶，中国商人长途跋涉转运茶叶，控制着恰克图的茶叶出口。19 世纪后半叶，俄国茶叶商人跨越边境，在中国建起制茶工厂，产量迅速超越了中国茶叶在恰克图的销量，垄断了此后 50 年的俄国市场。在俄国的经营下，茶叶贸易繁荣起来。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是中国最大的茶叶消费国，对其出口额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额的一半还多，1906—1916 年间一直超过 60%。^③然而，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在一夜间就终结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总体而言，俄国茶叶商人只对俄国国内市场感兴趣；与他们的西方竞争者不同，他们似乎并无意于打造一个全球贸易帝国。

茶叶贸易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主题。与此前的研究不同，本文从 1862—1917 年间俄国商人基于汉口茶叶市场的投资，审视了俄商的企业精神。他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他们又存在什么样的局限？我将主要基于原始的档案进行研究，并特别分析在中国出版的中文和日文文献。^④

① 应该指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译者。

② G. Calderon, “Russian Trade in China” (《中国的对俄贸易》), *Contemporary Review* 78 (1900): 389—396.

③ 朱美予：《中国茶叶》，中华书局，1937，第 172 页。

④ 有很多著作和论文已经对茶叶贸易进行了关注，其中最相关的研究包括：①朱美予著《中国茶叶》。②T. H. Chu, *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 (《华中的茶叶贸易》)，上海：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别发洋行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Kelly & Walsh), 1936。刊行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这两本著作都是为了重振中国已经失败的茶业。③特鲁谢维奇 (Ch. Trusevich) 著、徐东辉译《19 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岳麓书社，2010。作者批评了俄国政府和清政府在贸易中的一些不当做法，但肯定了贸易对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④吉田金一著《ロシア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俄国与清朝之间的贸易》)，载《东洋学报》第 45 卷第 4 期，1963，第 39—86 页。作者利用了原始的俄国档案 (东洋文库)、日本国家饮食博物馆的 Harima 文库，以及莫斯科的列宁国家图书馆，探讨了包括茶叶贸易在内的俄中贸易。⑤米镇波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⑥M. I. Sladkovskii 著、M. Roublev 译《俄中经济关系史》[*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m (do 1917 g.)*]，Jerusalem: Israe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 Ltd., 1966。⑦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该书原书出版于俄国商人来到中国前的 1857 年。⑧陈慈玉著《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所 (台北)，1982。她使用了来自英国领事馆的报告、海关报告和中国地方志中的证据，强调了中国茶在世界市场上是如何贸易的。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来自《英国议会文件：中国》(*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与《中国旧海关史料 (1860—1949s)》(*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60—1949s*) (应为 1859—1948——译者注)，京华出版社，2001。《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North China Herald*) 和《申报》的报纸数据库，对于本文来说也是此前未知的新的资料来源。



陆路茶和广州茶

鸦片战争前，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城市。通过骆驼或是牛车托运，穿越戈壁来到恰克图的茶叶，称为“陆路茶”或是“商队茶”。相比之下，“广州茶”大多由英国商人控制，通过船运运抵伦敦，然后从伦敦再运抵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大陆。一般认为，陆路茶的质量远远优于广州茶，因为穿越炎热印度洋的漫长航程会影响到广州茶的茶香；而沙漠气候据说会增强陆路茶的味道。因而，陆路茶在俄国更为昂贵。

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寒冷而干燥的气候区，除去了不受人欢迎的焙的味道。同时，人们发现夜间将茶叶从驼背上卸下来放置于积雪覆盖的草原，会吸收少量的水分，获得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一种精美香味。因此导致陆路茶在俄国市场上的价格更为有利可图。^①

中国的茶叶市场通常始于5月，随后有两种茶叶被运入俄国。冬季有五万峰骆驼托运着茶叶从长城以北的张家口来到恰克图，再从这里用雪橇运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商品交易会。其中，2月份伊尔比特（Irbit）的商品交易会最为重要，另一个重要的交易会在7月份的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举行。陆路茶和广州茶常常会在下诺夫哥罗德遭遇，这里联通了七条主要的贸易路线——波斯、亚美尼亚、高加索、中亚、俄国东部和北部、西伯利亚，以及中国都来这里交易欧洲和非欧洲商品。^② 1869年，下诺夫哥罗德的茶叶年交易量达7930000卢布，其中广州茶和陆路茶的年交易量分别为3750000卢布和4180000卢布。^③ 在1894年的同一交易会上，陆路茶比广州茶更受欢迎，二者的年交易量分别为6212800美元和1341400美元。^④ 《伦敦时报》对俄国的茶叶消费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可以说明俄国的茶叶需求为何会如此旺盛：

单是圣彼得堡，1867年就有将近700家这样的商铺。禁酒主义者会带着喜悦和赞赏来看待这些最贫困的、消耗了大量茶叶的农民和劳工、马车夫（cabbies），以及赶车人的典型行为。不过，最糟糕的口味是在茶里加上少量的玉米白兰地（应该是伏特加）这种不纯粹的饮法。在这些商铺中，或许可以看到饱经风霜的

①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86) 12: 56.

② “Russian Trade with Asia”（《俄国与亚洲的贸易》），*Journal of Society of Arts* 31（1883）：772.

③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Germany, *Der Russische Handel mit China über Kiachta*, 1876（《经由恰克图的中俄贸易，1876》），vol. 1 of *Deutsche Handelsarchiv*（Berlin: Verlag del Kö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1876），6.

④ “The Fair of Nijni—Novgorod”（《下诺夫哥罗德商品交易会》），*American Consul Report* 49（1895）：189—195.

四轮马车车夫和粗野的农民裹着羊毛朝里的羊皮，待在烤箱般的室内，就着黑面包，无休止地喝着茶。^①

与英格兰不同的是，这种饮茶方式促成了中国茶叶在俄国的持久影响。“在大不列颠，茶中添加牛奶，浓淡是必要条件；而在俄国，人们饮茶的时候并不添加牛奶，味道是关键。”^② 这是即使在后来面对阿萨姆茶的挑战时，中国茶叶也可以保留俄国市场的一个原因。

直到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时，中国商人（基本上是山西商人，或晋商）依旧控制着恰克图的俄中茶叶贸易；俄国销售的茶叶总体上在中国南部的福建省种植和加工。但太平天国运动对茶叶贸易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影响：自樊城经张家口、库伦（乌兰巴托）到恰克图的汉口茶，^③ 取代了俄国市场上的福建茶。1853 到 1856 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逼近福建茶叶产区，导致茶叶价格上涨 50%；前往这些茶产区日益困难，运往恰克图的茶箱中一半装的都是汉口茶，后来汉口茶的比例超过了福建茶，并以福建茶的名义销售。因而，汉口茶是冒名运抵恰克图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混装的茶叶销量不错。目光长远的中国商人预感到这种新茶更适合俄国人的口味，因而开始公开售卖，但是福建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市场。这对很多商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一个名叫摩根（Morgan）的茶商称，由于俄国人明显偏好汉口茶叶，造成了 200 多万两的损失。^④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尤其是 1860 年后汉口成为新的通商口岸，导致汉口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俄国商人来到汉口

1862 年的条约允许俄国人有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⑤ 1863 年，他们越境在汉口建起茶叶工厂，成为茶叶的直接生产者。

俄国茶叶公司究竟如何进行管理和发展，迄今还不是特别清楚——其档案或许已经毁于火灾。日本政府的文献揭示，俄国的商业信息和成交数据在当时很少

① “The Russian Tea Trade”（《俄国的茶叶贸易》），*The London Times*, 18 September 1867: 8.

② *Hankow*, 1890, vol. 17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02.

③ 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Chuugoku Keizai Zensho*），南天书局，1989 年重印本，第 1 卷，第 43 页；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82—1891) 152; 184; *Hankow*, 1872, vol. 10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China*, 367.

④ James McPherson, “Brick Tea, Its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砖茶及其商业与制造》），*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19 (1870): 60—61.

⑤ 指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章程》——译者。



被泄露出来。^① 最初汉口拥有三家俄国茶叶公司：顺丰洋行（S. W. Litvinoff & Co.）成立于1863年，随后是1866年成立的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或亚洲贸易有限公司），以及1874年成立的阜昌洋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茶厂。^② 新泰洋行在成立25周年时还邀请了尼古拉斯·亚历山德罗维奇（Nicholas Alexandrovich，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了汉口，招待他的盛宴至少耗费了1万两银子^③，足以证明俄国商人和沙皇政府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三家俄国公司都在福州和九江开设有分厂，阜昌洋行甚至还在科伦坡和莫斯科开设了分厂。^④ 俄国人在科伦坡开设分厂并非意在购买印度和锡兰（Ceylon）茶叶^⑤，而是存有其他目的：^⑥ 汉口当时从锡兰进口了大量的茶叶末（tea dust），用以混合中国茶叶制成茶砖。^⑦ 工厂每年约开工6个月（3月底到9月底），每天产量为4000—5000磅（约1814—2268公斤）；在生产季末期，实际上已经没有新鲜的茶叶，因此也就无事可做。^⑧ 只有为俄国市场生产的砖茶还在这些现代的俄国工厂中生产。^⑨

在汉口崛起前，福州的砖茶贸易非常成功。1861年，福州成立了三家中国工厂，从英国进口了现代的机器；1879年，砖茶出口达到顶峰，出口量达1370万磅（6214吨）。然而，随着汉口俄国工厂和俄国消费者的增加，福州的茶业已经不能与汉口和九江相提并论，1891年，这三家中国工厂倒闭。^⑩ 1881年，阜昌洋行的福州分厂毁于大火。一伙中国暴徒阻碍了救火工作，嘴里还喊着“烧掉这些洋鬼子和他们的财产”^⑪。损失总计有7000多墨西哥银圆。阜昌洋行从中国官员那里获得了2000墨西哥元的补偿^⑫，重建了分厂。1906年，顺丰洋行关闭了福州分厂，将工厂设备全部亏本卖给了一家中国茶号。^⑬ 相比之下，九江茶业

① 东亚同文会编《汉口驻在班调查报告书》，第105卷（3：第4章），第42—43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31 July 1899: 236.

③ *North China Herald*, 1 May 1891: 525.

④ *North China Herald*, 2 September 1910: 512.

⑤ 锡兰是斯里兰卡共和国的旧称。锡兰盛产红茶，与安徽祁门红茶和印度大吉岭红茶并称世界三大红茶。——译者。

⑥ *North China Herald*, 1 August 1890: 121.

⑦ Julean Arnold,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Tea Trade”（《中国茶叶贸易的衰落》），*American Archive*, RG 59, M92, Roll 13, N 360, China, July 31 1906.

⑧ *North China Herald*, 31 July 1899: 236.

⑨ *North China Herald*, 31 July 1899: 236.

⑩ 杨大金：《近代中国实业史通志》，钟山书局，1933，第2卷，第447页。

⑪ *North China Herald*, 4 October 1881: 351.

⑫ *North China Herald*, 4 October 1881: 351；《申报》，1881年12月14日。

⑬ 《申报》，1906年3月29日。

的日益繁荣部分归因于俄国商人，他们在九江建起生产砖茶的工厂，雇用了福州的工人。在福州，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了当地人的仇外情绪。^① 到1915年，汉口和九江成为仅有的两个砖茶生产中心。^② 俄国茶商的影响明显意味着福州无法与他们相匹敌。

在茶叶生产季，汉口的俄国工厂会临时雇佣大量的工人。在1899年的茶叶生产季，每家工厂都雇用了8000多苦力和木匠。^③ 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时，顺丰洋行雇用了1000多工人，新泰洋行雇用了700多，阜昌洋行雇用了400多，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俄国人给俄国工厂茶叶工人的待遇要比中国工厂更好；阜昌洋行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天20.1美分，而一家叫“兴商”的近代中国茶叶工厂的工资是每天20美分。^④ 1909年，工人们开始罢工，要求提高待遇，^⑤ 1913年1月10日由汉口俄国茶叶工厂工人进行的罢工，最后使得他们的收入增加了20%。^⑥ 在中国，俄国商人虽然更为成功和富裕，但是一直在努力树立一种具有同情心的形象，以实现与其中国邻居的和谐共处。尽管并没有文献可依，但是为了维持俄商在中国的茶叶生意，有时候“招待”清朝官员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对贫民和赈灾的慷慨捐赠也被报纸进行了报道。由于他们在茶业方面有这么多的合作者，因而在汉口并未被视为外国恶魔（vicious foreigners）。但在福州，他们则被称作魔鬼（devils）。福州人相信正是由于俄国人的操纵，汉口和九江才占领了俄国的红茶和砖茶市场。

有很多从事茶叶贸易的俄国年轻人学习了中文^⑦，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完全依赖于中国的买办，从中国茶农那里直接购买大量的新鲜茶叶。俄国经理穿着中国人的服饰，前往内陆的茶园，以每担90两银子的高价采购最好的头茬茶——这是有记载的最高价格。^⑧ 他们住在当地的商行，能够在内地找到最好的茶叶；他们还可以用中文直接和茶农交流。茶农们更喜欢把新鲜茶叶卖给俄国商人，而

① 《申报》，1907年8月28日，1907年10月2日。

② Raymond C. Mackay, “The Tea Trade of China” (《中国的茶叶贸易》), *Commerce Reports* 3 (1917): 312—318.

③ *North China Herald*, 31 July 1899: 236.

④ 东亚同文会编《汉口驻在班调查报告书》，1906，第102卷（2：第1章），第26页；井村薰雄：《汉口贸易便览》，汉口经济通信社，1917，第1卷，第301—302页。

⑤ 《申报》，1909年11月20日。

⑥ *North China Herald*, 18 January 1913: 195.

⑦ Perry McDonough Collins, *Siberian Journey: Down 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 (《1856—1857年沿黑龙江到太平洋的西伯利亚之旅》), ed. Charles Vevi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2), 325.

⑧ 《申报》，1892年5月13日，1891年5月9日。



非广东商人，因为他们觉得俄国商人更为公平。^① 俄国人既买上好的茶叶，也买质量最差的茶叶：上好的茶叶供应俄国的欧洲部分，最差的砖茶则销往西伯利亚。^②

超越山西商人

俄国商人非常快而有效地取代了山西商人，控制了俄国和西伯利亚消费者的茶叶贸易。他们最初到达汉口时，必须依赖并从英国公司购买茶叶；他们模仿山西商号的茶叶商标，然后把茶叶出口回俄国。^③ 1863 年，俄国人在汉口建立茶叶工厂后不久，这个边境市场山西商号的数量就从约 100 家降低到了仅有 60 家到 70 家；到 1869 年，在恰克图南部的中国人的基地买卖城中，山西商号仅存 4 家。^④ 1870 年，山西商人仍然在恰克图从事茶叶贸易^⑤，但是到 1890 年，几乎已经荡然无存。陆路茶叶贸易完全落入俄国商人之手。中国的俄国商号享有良好的声誉、大量的财富，以及企业精神，推动了从帕米尔到太平洋的巨大茶叶市场的发展。^⑥

他们的迅速成功严重地依赖厘金的征收，这是因为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为之后的政府预算提供经费。和中国所有的外国公司一样，俄国公司除了出口海运关税外，只需要缴纳子口半税，而免于征收厘金。即使是子口半税，也于 1866 年 4 月 15 日被废除。在出口茶叶时，俄国商人只需要缴纳常规关税 (General Tariff Duty)，砖茶每担特别征收 6 钱，其他茶叶每担是 2.5 钱。子口半税的废除立即刺激了俄国公司对恰克图的砖茶运输。^⑦ 鉴于这些限制，山西商人就无法再在恰克图销售茶叶，因为俄国人无须支付关税，因而山西商人被征收的费用几乎是俄国商人的两倍。^⑧ 这就导致有些山西商人以俄国商人的名义非法向蒙古地区运输免税茶叶，但俄国人并不允许在那里从事贸易（见表 1）。^⑨ 这种非法茶叶占到茶叶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5 September 1870: 206.

② *North China Herald*, 23 October 1899: 838.

③ 《申报》，1892 年 5 月 13 日。

④ *North China Herald*, 24 July 1869: 391.

⑤ *North China Herald*, 15 March 1870: 184.

⑥ *North China Herald*, 3 January 1882: 1—2.

⑦ *North China Herald*, 24 July 1869: 391.

⑧ *North China Herald*, 26 September 1884: 354.

⑨ *North China Herald*, 1 March 1881: 210.

表 1 免厘金税的茶叶出口：1877—1879 年 (单位：吨)

年份	1877	1878	1879
俄国商人运往恰克图的茶叶	6314	8594	12028
中国商人运往蒙古的茶叶	2459	2896	4291
总数	8773	11490	16319

在茶叶生产季节，制备茶叶是一个费力而复杂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步骤：由茶农将采摘下来的茶叶在阳光下摊晒；人工揉捻；在铺着垫子的竹筛中发酵，然后置于炭火上熏焙。从茶园那里购买茶叶后，由临时组织起来的茶坊对茶叶进行精制。经验对于茶叶的成功发酵至关重要：对茶叶进行处理的工人需要观察颜色和温度的变化。茶叶每年采摘三次，汉口最大的茶叶市场于 5 月气候条件许可时开始，每年只开放六周。通常头茬茶叶最好。每年会给俄国沙皇供奉 25 箱这种头茬白毫茶叶，供宫廷所用。^① 罗威廉 (William Rowe) 对茶商在不同层次的茶业经营进行了详细的描述。^② 采购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资本、经验、谈判技巧和耐心。

砖茶由茶末制作而成。首先，将茶末放在装有三种不同尺寸筛子的筛选机中，把灰尘和垃圾从茶末中筛掉，然后用竹筛收集起来。做好蒸的准备后，茶末被放在铺了一层棉布的炉子上，然后盖起来。接下来放在一个大功率压榨机的木制模具中；保持压力，直到符合所需的要求。^③ 1864 年，俄国商人学会了如何制作砖茶。到 1865 年，一半以上运往恰克图的砖茶都已经由俄国人在汉口制成，而且，其质量比中国商人的同类产品更好。1866 年以后，销往西伯利亚的所有砖茶均由俄国工厂或者在俄国工厂的监管下制作而成。^④

俄国商人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成本支出。新泰洋行创始人托克马克夫的砖茶厂由一个苏格兰人负责管理，他发明并改造了各种机器和工艺。^⑤ 汉口大的茶厂，砖茶制作方式既科学，也是最新工艺。熔炉上

① 朱羲农编《湖南实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重印本，第 531—534 页；Eliza Ruhamah Scidmore, *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长寿帝国中国》，New York: The Century, 1900), 367.

②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MC reprint, 1987]), 153—157.

③ “Production of Brick Tea in Hankow” (《汉口的砖茶生产》),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29 (1880): 92.

④ *North China Herald*, 24 July 1869: 391.

⑤ Scidmore, *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369.



的自动司炉使用的是最新设计的发动机、液压机，诸如此类的一些事实都证明了利用近代机器非常让人满意，也很经济合算。^① 一台手工压制机每天可以制造 60 框砖茶，茶砖损坏率为 25%；而一台蒸汽压制机每天可以制造 80 框，损坏率仅为 5%。机器的改进使得每框的收益达到 1 两银子，也就是每天有 80 两银子的收益。^② 用传统手工方式制成的砖茶，压制硬度不够，难以承受旅途中的粗野对待，因此在运抵目的地时往往已经破碎损坏，其价值因而降低。买主们非常强调砖茶的硬度以及完美形状的重要性。^③ 在蒙古和中亚地区，砖茶还可以充当交易货币使用，因而买方希望砖茶能够坚固完整。

一家俄国公司试验了古隆法 (Goudron)^④，开发出了一种新产品——帽合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缩茶叶。帽合茶由熟练的专业人员拣选上好茶叶制作而成。茶末注入一个没有蒸汽的钢筒模子中，然后加以两吨的压力。帽合茶在生产和包装中都需要非常小心，最后装入锡盒，出口到俄国。用锡纸包装后的帽合茶可以作为一种豪华的礼物销售。^⑤ 著名的普洱茶虽然被蒸制过，但也属于一种砖茶，这种茶的味道并不会因此受损。由于每个帽合茶的体积仅有散装茶的六分之一，重约 0.25 磅 (62 克)，所以便于旅行者携带，也便于运往俄国更边远的地区。^⑥ 在俄土战争 (1877—1878) 期间，^⑦ 俄国商人开始向俄国士兵供应帽合茶，帽合茶甚至在德国和法国也找到了销售市场。^⑧ 19 世纪 90 年代，汉口有 15 台制作砖茶的压榨机、7 台制作帽合茶的机器：显然这可以展示出俄国商人对于中国茶叶机械化的重要贡献。^⑨ 20 世纪，帽合茶退出了历史舞台。

1866 年后，俄国商人走了一条捷径，先将货物通过船运运到天津，再用骆驼运往恰克图。^⑩ 在长江上以及从上海到天津的船运几乎完全由英国人控制，1870—1898 年间俄国茶商给英国人支付的运费达到 7108869 卢布。^⑪ 我们还不清楚经由这条新的路线可以节省多少天和多少钱，但是可以肯定海运一定比陆运更

① Raymond C. Mackay, "Tea Trade of China," 315.

② "Production of Brick Tea in Hankow," 92.

③ Hankow, 1878, vol. 12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640—641.

④ Hankow, 1880, vol. 13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415—416.

⑤ Hankow, 1890, vol. 17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196.

⑥ "Tablet Tea and Brick Tea" (《帽合茶和砖茶》), *The Times*, 11 July 1891: 12.

⑦ 《中国经济全书》，第 1 卷，第 321 页。

⑧ Kiukiang, 1892, vol. 18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88.

⑨ "Decennial Reports" (《十年报告》),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92—1901) 153; 314.

⑩ "Tea sent through Tien—tsin to Siberia and Russia" (《经天津运往西伯利亚和俄国的茶叶》), *Tientsin*, 1866, vol. 8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128.

⑪ G. Calderon, "Russian Trade in China," 392.

为便宜和安全。茶叶在汉口装箱以后，由蒸汽船运往上海，再从上海用蒸汽船运抵天津。在天津，每箱茶叶都需要由俄国领事发放证明文件，再由中国政府进行密封。从天津改用驳船运往通州，然后通州当地的俄国商人将茶叶用骆驼直接运往张家口。张家口当地的俄国人再将茶叶经蒙古荒漠运往恰克图。^①

用骆驼运输茶叶成本高昂，戈壁沙漠的气候总是一种挑战。如下记载可以说明沙漠运输的高额成本。

红茶和绿茶在天津的平均价格大致是比较合理的每担 16 两银子，普通砖茶和好的砖茶的均价可能在每担 7.5 两白银。从天津运往恰克图，每担的运输合同收费一般是每担 5.5 两。^②

货物通常用骆驼或马匹，或是牛车运输。满载货物不超过 300 斤（180 公斤），驼队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大概需要 40—50 天，路程约 804 英里（1294 公里）。牛车所需时间更长，但是通过牛车运输，货物会更安全，因而这些商人可以获得更好的报酬。^③ 1885 年，一场干旱导致该地区寸草不生，大量骆驼饿死，所以几乎没有人通过该路线运输茶叶。^④ 俄国商人对该路线不满还有其他原因：偷窃、延误，以及汉人和蒙古人运输商号中普遍存在的不端行为。寻找像西伯利亚铁路线这样的新路线的主要动机就是希望可以开发那些广袤地区的资源，使之成为国家的财富。此外，还可以把陆路茶叶运输贸易从中国人那里夺走，让西伯利亚人来接手，通过这种货运赚取的收入可以使很多行业受益。^⑤

没有厘金、机器制作的砖茶在质量上的提升、帽合茶的创新，以及从长江到天津的捷径所导致的运输成本的降低，使得俄国商人很容易就将山西商人驱逐出了恰克图的市场。清政府试图诱使这些中国商人重新回到恰克图，但中国商人对此并无兴趣：他们已经将资本转移到了票号与信贷业务。1905 年，清政府派遣一个考察委员会前往印度和锡兰去学习英国人的经营方式，还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学校教授新的、科学的茶叶种植方式，并在茶产区建起基地来传播有用的知识。此外，清政府还提供了税收减免和农业补贴。但是，所有这些尝试和实践都是短暂的，俄国商人依然控制着恰克图的贸易。^⑥ 然而，对俄国人来说，与英国商人

① R. Swinhoe, "A Trip to Kalgan in the Autumn of 1868" (《1868 年秋的张家口之旅》),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4, no. 1 (1869—1870): 83—85.

② *North China Herald*, 3 January 1882: 1—2.

③ Harry Parkes, "Report on the Russian Caravan Trade with China" (《俄国与中国的商队贸易报告》),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4, no. 3 (1854): 306—312.

④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86) 12: 56.

⑤ *North China Herald*, 3 January 1882: 1—2.

⑥ Raymond C. Mackay, "Tea Trade of China," 317.



的竞争则并不那么容易。

挑战英国茶叶商人

汉口茶叶的目的地主要有两个：俄国和英国。茶叶在包括俄国在内的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欧洲消费。^① 19 世纪中期的一个俄国经济学家科尔萨克（Korsak）对中国走海路运往英国的茶叶的运费以及从恰克图经陆路向莫斯科运输茶叶的运费进行了评估。他在报告中提到，英国商人支付的费用比俄国商人运输货物的费用少 15—20 倍，每普特（Pood）不到 30—40 戈比（kopeck），而俄国商人需要支付 6 卢布（600 戈比）甚至更多。这些价格受到了中国各地货物运输成本的影响。^②

俄国决定应对广州茶叶的挑战。1862 年，为了阻止来自英国的数额惊人的走私广州茶，茶叶开始合法地经由海运进口到俄国的欧洲部分。1869 年以后，敖德萨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口了普通的广州茶（general Canton tea），价格比经由恰克图而来的茶叶价格便宜很多。开放一条海上航线的目的在于将茶叶直接运抵俄国增加利润，而非通过伦敦转运——但这是一条漫长的航程。

为了促进俄国在中国、日本和东西伯利亚的贸易和产业发展，俄国建立了义勇会社（Society of the Volunteer Fleet）。^③ 1878 年，阜昌洋行（如前所述，可能是汉口最大的茶叶公司）帮助创建了这支商业船队^④，用来运送移民和协助海军。创立这支船队的直接动机是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当时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⑤ 那场战争临近结束之时，俄国商人寻求新的方式来强化俄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主要由莫斯科的商人和官员组成的一群俄国爱国者集资建成了该船队。如果爆发战争，货轮将被捐赠给海军，并配备武器装备，以扩充常规海军力量。1878 年 5 月至 1879 年 12 月间，他们筹集起了所需的 600 万卢布巨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 September 1888: 256.

② A. M. Petrov, "Foreign Trade of Russia and Britain with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17—19 世纪俄国、英国与亚洲的对外贸易》), *Modern Asian Studies* 21, no. 4 (1987): 625—637.

③ *North China Herald*, 10 January 1882: 30.

④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第 149 页。

⑤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The Trans-Siberian Railroad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Asian Russia, 1850—1917* (《权力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俄属亚洲的殖民化，1850—1917》，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32. 在战争期间，英国提出的战略之一是封锁俄国的太平洋海岸，利用中国和日本的港口作为作战基地，打击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人则计划用巡洋舰来对英国商船进行打击，为此建立了这支船队。

资，并购买了最初的6艘船只。^①

1880年以后，该船队通常从敖德萨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输货物。横跨海洋的路线将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行程从320天缩短到了65天，成本也得以降低，因而从外国人手中抢走了部分生意，而这正是俄国政府的一贯目标。19世纪80年代末，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进口货物总额是出口的两倍。^②该船队租用了德国轮船来帮助运输茶叶；敖德萨受益于该船队，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③船队的停靠地有汉口、福州和锡兰；茶叶从敖德萨分销往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地方。1894年，运往俄国的中国茶叶第一次超过运往英国的茶叶（前者比后者多13.9万担或8.4吨）。^④到1896年，几乎所有运往俄国的茶叶都由属于俄国义勇会社的轮船运抵敖德萨。几年中，仅有1艘英国轮船曾经在汉口装货后直接运往伦敦，而运往俄国的俄国义勇会社的船只有7艘。^⑤

俄国茶叶消费的增加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从1877年到1888年，俄国纸卢布的兑换率很低——1卢布（纸币）仅价值1先令10便士，而不是2先令8便士。质量好的茶叶因而很贵，多数俄国人只能买得起劣质茶叶。后来，俄国信用评估的提高意味着在借贷的兑换中，条款更为优惠。国家变得更为繁荣，19世纪90年代，卢布价值暴涨。整个19世纪90年代，卢布在国际货币市场中都很坚挺。卢布的购买力比中国银两更强，因而茶叶更加便宜。俄国的普通消费者突然发现他们可以消费得起优质茶叶，且不会加重他们的家庭预算负担。茶叶贸易量如此之大，又被少数一些公司控制，因而，尽管在汉口质量更优的茶叶价格依然比较高，但俄国商人还是可以在新兴的俄国茶叶鉴定市场（connoisseur market）中赚到大钱。俄国对茶叶，尤其是较好种类茶叶的需求可谓前所未有，但只有质量最优的茶叶才有利可图。此时，汉口的茶叶市场完全受俄国需求的支配；俄国商人将质量最好的祁门地区的茶叶全部买下，然后强制价格上涨。一旦完成俄国的订单，茶叶价格通常就会暴跌，茶叶只能在严重亏损下卖出。中国与俄国的茶叶贸易逐年增长，而与英国的茶叶贸易则呈逐年下跌之势。此时，俄国

① Thomas C. Owen,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Russia: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scow Merchants, 1855—1905* (《资本主义与政治俄国：1855—1905年莫斯科商人的社会史》，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94.

②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20.

③ *Hankow*, 1881, vol. 14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9; *Hankow*, 1882, vol. 14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89.

④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第307—310页。

⑤ *North China Herald*, 24 September 1897.



的茶叶商人可以直接将茶叶从中国运出，而无须再通过英国商人。^① 争夺茶叶的俄国买家在汉口战略性地提高价格，这样英国商人就只能高价买进，低价卖出。英国商人因而发现茶叶生意已经今非昔比。^②

表2 汉口重要茶行的茶叶购买量：1902—1905 年^③ (单位：箱)

茶行	总量	1902 年	1903 年	1904 年	1905 年
天祥 (Dodwell & Co., 英国)	391445	96716	110637	102574	81518
阜昌 (俄国)	374017	76135	91390	108732	97760
新泰 (俄国)	352455	57172	110541	78364	106378
顺丰 (俄国)	306145	85979	65945	73889	80332
协和 (Robert Anderson & Co., 英国)	267608	45693	51832	67216	102867
百昌 (Popoff Freres Co., 俄国)	176707	51507	51279	57839	16082
嘉乐 (Clerk & Co. George, 英国)	107556	46821	12244	46407	2084
源泰 (Nakvassin & Wershrmin, 俄国)	54852	15064	20474	15810	3504

直到 1888 年，汉口的中国茶叶商人依旧感受到俄国商人在市场上比其英国对手更为活跃。^④ 然而，正如表 2 所述，英国茶叶公司依然还在大量从事这种经营，20 世纪初最重要的茶叶公司是英国的天祥公司，但阿萨姆茶在这期间控制了英国市场。不过，需要提到的是，由于茶箱的重量不同，表 2 中的一些数据或许并不完全准确。1902 年，汉口的俄国公司拿到了原属于英国商人的订单，进一步削弱了英国在中国茶叶贸易中的影响力。^⑤ 多数俄国公司依然雇用英国专家，或是品茶师，但是贸易和利润属于俄国人。^⑥

从那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敖德萨都是伦敦茶业的重要竞争者。1894 年以来的汉口关税记录揭示，敖德萨已经超越了恰克图；但是，1907 年，敖德萨又被符拉迪沃斯托克超越，而那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建成。

① Hankow, 1878, vol. 12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640; Hankow, 1890, vol. 17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00;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90, vol. 16: 127—128.

② *North China Herald*, 22 March 1889: 354.

③ 《汉口驻在班调查报告书》(1906)，卷 105 (3: 第 4 章)，第 42—43 页。

④ 《申报》，1888 年 5 月 27 日。

⑤ *North China Herald*, 29 January 1902: 158.

⑥ Robert L. Jarman, ed., *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42—1943* (《上海：1842—1943 年的政治与经济报告》，Slough: Archive Editions, 2008)，11: 57, 315.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84)，10: 604—605.

符拉迪沃斯托克超越伦敦

在谢尔盖·维特 (Sergei Iul'evich Witte) 于 1892 年就任沙俄财政部长后, 就开始修建大规模的西伯利亚铁路线^①, 目的之一就是为茶叶贸易。^② 维特的设想是让货物从上海经海运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后, 改线西伯利亚大铁路, 开启欧亚关系的新时代。维特带有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傲慢, 他相信这条铁路将终结东方的隔离状态, 把“文明”和“文化启蒙”带给具有威胁性的“黄祸”, 从而拯救中国。^③ 由于俄国成为茶叶贸易的盈利中心, 他认为这条铁路线也可以将西伯利亚俄国化, 成为加强俄国抵御“黄种人”浪潮的堡垒——俄国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抵御来自“黄种人”的威胁。^④

与最初的沙漠路线相比, 铁路线的运输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伊尔库茨克的行程需要四天半, 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需要六天半;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尔滨需要 36 个小时, 从欧洲各国首都到北京只需要十八九天。^⑤ 为了减少成本, 俄国政府制定了一种特别的货运费率。1894 年, 俄国政府拥有沙俄帝国内大概 33% 的总铁路里程, 到 1912 年时则达到了 78%。最终, 在与莫斯特商人进行了大量协商之后, 1889 年政府建立起了一套综合的铁路费率制度, 规定长途货运每俄里的价格低于短途货运的价格。^⑥ 铁路运输变得切实可行。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加速了茶叶从恰克图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转移。虽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主干线直到 1903 年才完成, 但早在 1900 年, 就已经有 300 吨

①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全球全长的铁路线。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 9288 公里, 经过 8 个时区, 俄罗斯联邦的 14 个省、3 个地区, 2 个共和国和 1 个自治区。

② 在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1881—1894) 的备忘录中, 维特宣称, 通过对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进行探测, 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 为俄国的赤贫农民提供土地, 减少东西之间的运输时间。该铁路线将提高俄国的大国地位, 并提升名誉。此外, 该铁路线还将在茶叶市场中帮助中国与英国进行竞争, 让俄国在英国问题上获得中国的支持。Sidney Harcave, *Count Sergei Witte and the Twilight of Imperial Russia: A Biography* (《谢尔盖·维特伯爵与俄帝国的衰落: 传记》,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53. 相似的观点在下面的书中也可以发现: M. I. Sladkovskii, *History of Economic Relations*, 87—88;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127, 139.

③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138.

④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154.

⑤ “The Development of Siberia” (《西伯利亚的发展》),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57 (1909): 284—285.

⑥ Thomas C. Owen,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Russia*, 119. 俄里是俄国旧的长度单位。一俄里相当于 500 沙绳 (sazhen, 俄国长度计量单位) 和 3500 英尺 (1.0668 公里)。



的茶叶通过铁路运输到了俄国。^① 6月，所有外国人都被迫仓促地离开了张家口，他们的商品和财产都落入了义和团手中。俄国和中国政府曾试图追回失踪的茶叶，但是没有成功。6月，天津由于叛乱而被关闭；商人被迫将砖茶和帽合茶通过途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达货轮运往尼古拉耶夫斯克（Nikolaevsk，庙街），或是用江轮运往上海，然后在黑龙江上用稍小点儿的轮船进行运输。^② 1903年，张家口的两家俄国公司（隆昌和双利）关闭，其茶箱的运输可能会途经旅顺港（Port Arthur）。^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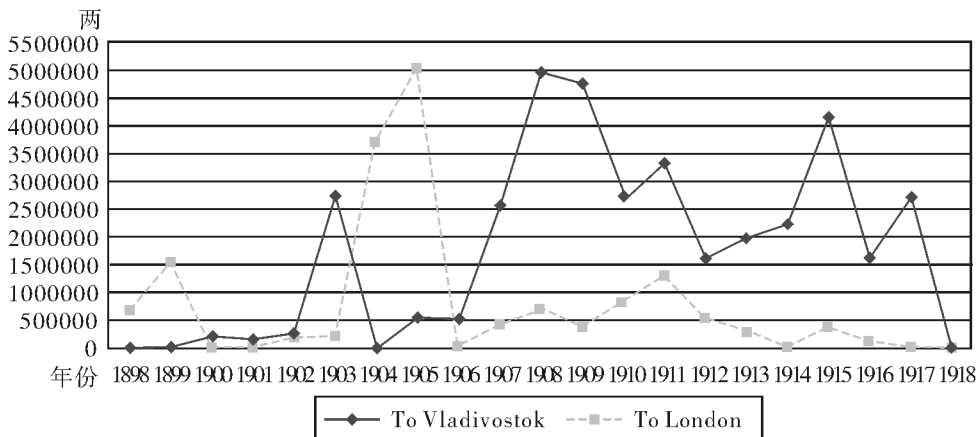


图1 汉口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伦敦的茶叶出口

铁路线的建成见证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茶叶贸易中取得了伦敦的胜利。铁路运输具有显著的优势：汉口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茶叶出口从1902年的247202两（见图1）增加到了1903年的2728117两；运往伦敦的数量则已经无足轻重。1904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茶叶进口为零；伦敦当年则表现非常积极，1905年同样如此。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与汉口之间的联系都比较有限。相比之下，1907年绥芬河和满洲里边境车站的开通，则让符拉迪沃斯托克在1907—1917年间成为汉口茶叶输往欧洲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口岸：年出口量均超过150万两。整个铁路系统已经建成：中国境内建有5个火车站，而它们最初只是一些原始的和地方性的交易市场；在这5个车站中，西端是满洲里，东端是绥芬河。在铁路管理局（Railroad Authority）成立和俄国商人投资之后，包括茶叶贸易在内的俄中贸易繁荣起来。^④ 同时，东北的大豆也通过绥

①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902, vol. 35: 268.

②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900, vol. 31: 216.

③ 《申报》，1903年8月2日。

④ 程维荣：《近代东北铁路附属地》，上海社科院，2008，第83—87页。

芬河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销往日本、中国其他地区和英国，而用于腌渍鱼产的德国盐则反方向进口到中国。^① 如表 3 所示，东北贸易日益繁荣。

表 3 铁路线开通前后东北的贸易记录 (单位：海关两)^②

海关两	1906 年	1907 年	1908 年
外国进口净额	13720743	30040212	42118568
本地进口净额	15971046	6740288	8550701
出口	14790212	26657663	45143358
总额	44482001	63438163	95812627

表 3 中“本地进口净额”表示的是绕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满洲里/绥芬河输入东北地区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产品。因而，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 (Maritime Province, Primorskii krai) 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就被西伯利亚大铁路整合到了一起。

维特期待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完工，幸存的船队可以得到普遍使用，从而让俄国不再依赖于外国商船。为此，义勇会社得到了加强，维特给予义勇会社比其竞争对手、私营俄国船运公司更为优惠的待遇。^③ 1909 年，俄国轮船从汉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输了茶叶。同年，船队拥有两条线路：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日本敦贺，每周两次；符拉迪沃斯托克与上海，每周一次。该船队获得 5 艘德国轮船用以对这些运输服务提供支持。^④ 1911 年，该船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停靠 221 次，在上海停靠 52 次。^⑤

船队和铁路的结合是 19 世纪资本家的一种常见模式。凭借义勇会社，俄国

①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俄国与清朝之间的贸易》），《东洋学报》，第 45 卷第 4 期，1963 年 3 月，第 39—86 页。例如，1892 年从汉堡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口了用于腌鱼的 1500 吨盐，作为剩余空间的压舱物。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Germany, *Wladiwostok. Handelsbericht für das Jahr 1892*, 1893 (《1892、1893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年度贸易报告》)，vol. 2 of *Deutsche Handelsarchiv*, 476.

②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908, vol. 47: 47.

③ Steven G. Marks, *Road to Power*, 147.

④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Germany, *Wladiwostok und Nikolajewsk. Handelsbericht des Kaserlichen Konsulats in Wladiwostok für das Jahr 1909*, 1911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尼古拉耶夫斯克：1909 与 1911 年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帝国领事馆商务报告》)，vol. 2 of *Deutsche Handelsarchiv*, 364.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Germany, *Wladiwostok und Nikolajewsk. Handelsbericht des Kaserlichen Konsulats in Wladiwostok für das Jahr 1910*, 1911, vol. 2 of *Deutsche Handelsarchiv*, 640.

⑤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Germany, *Wladiwostok und Priamurgebiet. Handelsbericht des Kaserlichen Konsulats in Wladiwostok für das Jahr 1911*, 1912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黑龙江流域：1911 与 1912 年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帝国领事馆商务报告》)，vol. 2 of *Deutsche Handelsarchiv*, 870.



商人将广州茶运送到了俄国的消费者手中，而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他们增加了陆路的茶叶出口，增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经济和地位，将其影响延伸到了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

对内陆亚洲的影响

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斯拉德克夫斯基（Sladkovskii）认为，正是由于这条铁路线，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才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腹地^①，进而它又刺激了俄国和蒙古之间的贸易。1863年，俄蒙之间的贸易额仅为26万卢布，到1900年，已经增加到近1700万卢布。严格的限制措施导致走私活动增加。很多喇嘛、地方权贵，甚至还有库伦的清朝官员都卷入这种非法的买卖中。走私的俄国商品通过这种渠道将商品销往张家口、北京和西藏。俄国方面的贸易同样获得了发展。辛比尔斯克（Simbirsk）和叶卡特琳堡（Ekaterinburg）的俄国纺织业使用了数量更多的蒙古羊毛，俄国商人在蒙古也建起了羊毛洗涤厂。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俄国人比中国人更容易到达蒙古西部和北部。俄国商人来到了图瓦（Tuva），心怀怨恨的中国人只好在1910年离开。图瓦东部的所有俄国殖民者都是商人。他们出售烟草、茶叶和纺织品来换取松鼠皮，这些毛皮将在下个狩猎季予以交付；但是春季往往也会发生人们无法交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每拖欠20张松鼠皮，交易人就会拿走一张狩猎者铺垫的驯鹿皮用以顶替。秋季，图瓦的狩猎者祈求他们返还驯鹿皮，但到那时，他们则被要求拿40张松鼠皮来换一张驯鹿皮。^②可以想象，日益发展的贸易激化了俄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冲突。1914年，俄国人通过恰克图向蒙古出口了54638普特（约919558公斤）的茶叶。那条古代的茶叶路线已经失去了它的国际意义，因为此时进口的中国茶叶主要通过海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来。^③在整个19世纪，恰克图的故事与茶叶贸易息息相关。1900年是恰克图最后的黄金年份，有大约5000人口，主要是俄国商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已经很少，对中国的出口则规模很大。^④但是其重要性呈快速下降之势。

俄国在中亚先后征服了塔什干（1865年）、苦盏（或胡占德，Khujand，1866年）、吉扎克（或治扎克，Jizzakh，1866年）和撒马尔罕（1868年）。1869

① M. I. Sladkovskii, *History of Economic Relations*, 128.

② Magdalena Tatar, "Through the Sayan Mountains: Trade Routes between Mongolia and Siberia" (《穿越萨扬山脉：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路线》), in *Asian Trade Routes*, ed. Karl Reinhold Haellquist (Copenhagen: Scandinavia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91), 51—60.

③ M. I. Sladkovskii, *History of Economic Relations*, 126—128.

④ G. Calderon, "Russian Trade in China," 390.

年，俄国工业协会（Russian Industrial Society）请求开拓新的贸易路线，这导致了1873年俄国对希瓦（Khiva）的征服。^①就生命和财产而言，此时是中亚人自1862年以来感觉更为安全的一个时期：商队途经这里时，再也毋庸担心有劫掠之险。^②铁路线还加强了俄国对俄属突厥斯坦和中国新疆的影响。1881年到1885年，俄国人征服外里海地区。在俄属突厥斯坦，外里海铁路线（中亚铁路）于1888年通往撒马尔罕，1890年又通往塔什干，而奥伦堡—塔什干之间的铁路连接线也于1906年完工。^③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商人以及制造商的合作下，中亚成为他们的市场。

绿茶在突厥斯坦的消费量总是很大，这里的绿茶来源主要有三个：中国、恰克图—莫斯科，以及印度。在东干人叛乱（1862—1877）前^④，茶叶大多来自中国，价格也非常便宜。^⑤在对进入俄国这些地区的茶叶免征进口税时，来自中国的这种茶叶贸易曾经在一段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茶叶商人在穿越俄国领土时也获准可以自由通行。而在废除这种通行权，以及对进入俄属突厥斯坦的茶叶征收非常重的关税后，这种茶叶贸易随之衰落。^⑥那时便开始通过布哈拉从印度大量进口绿茶。以前，绿茶及绿茶砖一直被孟买的帕西人（Parsee）^⑦和波斯商人控制，他们通过另一条商队路线将茶叶运送到俄属突厥斯坦——卡拉奇、白沙瓦、喀布尔、赫拉特，然后进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1896—1897年，印度暴发瘟疫，为了回避因俄国—波斯和俄国—阿富汗边境的隔离而导致的延误，帕西人请求其中国的代理人将茶叶中转运到黑海的巴统（Batoum），然后再从那里沿外高加索铁路及外里海铁路运往绿茶消费者的中心地带。这种变化揭示出了茶叶的真正来源，1897年，孟买商人几乎丧失了所有这种业务。^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达尼尔海峡的关闭，这种茶叶重新经过长途跋涉运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再通过铁路直接运往撒马尔罕。^⑨

① Thomas C. Owen, "The Russia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sarist Economic Policy" (《俄国工业协会和沙皇的经济政策》),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no. 3 (1985): 587—606.

② *North China Herald*, 6 July 1880: 19—20.

③ Thomas C. Owen,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Russia*, 119.

④ 东干人即回民。此处的东干人叛乱，应该包括陕甘回民起事及随后的阿古柏之乱。——译者。

⑤ A. Vambéry, "Russia's Influence over the Inhabitants of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近十年来俄国对中亚居民的影响》),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28 (1880): 475—481.

⑥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91) 17: 141.

⑦ 帕西人指的是居住在印度境内、信仰祆教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波斯人后裔。因逃避迫害，最迟于公元10世纪从波斯迁居印度古吉拉特；17世纪东印度公司控制孟买期间，又迁居印度孟买，擅长商业——译者。

⑧ G. Calderon, "Russian Trade in China," 389.

⑨ *North China Herald*, 12 August 1916: 324.



由于从华中通过俄国铁路运输茶叶的成本比通过中国国内的路线还要便宜很多,1914年,俄国又开始向新疆和蒙古出口中国茶叶。1895年,俄国出口到新疆的茶叶为33普特(约555公斤),到1914年已经增加至10242普特(约172373公斤)。^①通过新疆运抵俄国的茶叶则不断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16年,4个新疆商人在汉口订购了1952箱茶叶,并委托华俄道胜银行将该批商品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货物在那里被共产党没收。^②这批茶叶很有可能就是供新疆消费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20年中,俄国对新疆的出口额(石油、糖、纺织品、金属制品、茶叶,等等)从3724000卢布增加到了11056000卢布。对于帝俄政府来说,鼓励俄国商人对新疆进行考察并前往印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③为了促进对新疆的出口,俄国制订了刺激性的措施,包括给向新疆出口商品的工厂主返还关税,对自铁路沿线向新疆运送货物的提供动物运输补贴等。俄国毫不费力就从当地获得并进口了地方产品(如羊只和棉花),而新疆的商铺中则充斥着俄国货物。^④

为了抵制这种逆向的茶叶贸易,清朝官员与俄国外交人员进行了谈判,设立了半官方的茶叶商号,并鼓励中国茶商前往新疆。最终,俄国十月革命终结了这种逆向的茶叶贸易。^⑤

战争与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终结茶叶贸易。相反,由于战场上的俄国士兵同样也消耗茶叶,因而战争刺激了茶叶贸易的发展。在俄国政府的委托下,大量茶叶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运给东线的士兵。所有的茶叶都由一个特别设立的战争供应委员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存货中购置——70万普特(11,781吨),在1915年至少价值1000万卢布。^⑥1915年的汉口茶叶季极具传奇色彩,对俄出口达到历史高峰的1163000担(70307吨)。普通茶叶的价格都涨到了优质茶叶的价格水平,需求远远大于供应,茶叶订单不断,茶叶季节延长,所有种类和品质的茶叶都保持了很高的价格。在俄国政府发布禁酒令之后,俄国的茶叶消费甚至得到了进一

① M. I. Sladkovskii, *History of Economic Relations*, 126—128.

②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档案,03-18-042-05-002,1923年4月,“华商茶货被俄新党没收令仰查明交涉发还具领由”。

③ M. I. Sladkovskii, *History of Economic Relations*, 126—128, 266, 369.

④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24—125页、151—152页。

⑤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148页、172页、173页、212页、228页。

⑥ *North China Herald*, 17 July 1915; 152.

步的增加。^①

导致茶叶贸易终结的关键性原因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新的政权统治时期，汉口的6家属于白俄的茶叶工厂突然失去了贸易特权。苏维埃政府也终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俄国商人不得不暂停了经营活动。他们每年供给沙皇25箱头茬白毫茶，新泰洋行资助了大公豪华的中国之行，俄国军队对帽合茶的消费，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些俄国商人与旧的沙俄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布尔什维克不能容忍他们也就不足为奇。

茶叶贸易的中断导致茶叶价格暴跌，影响波及成千上万中国工人、茶农、茶叶经纪人和仓库。汉口经济陷入萧条。汉口的中国茶叶贸易联盟（Chinese Tea Trade Union）请求中国政府与苏俄进行谈判，希望汉口的俄国工厂能够重新开放。^② 鉴于这三家大型茶叶工厂在当地经济中影响如此之强，又有如此多的工人失业，汉口地方政府因而试图对这些工厂进行保护。直到1923年，他们依然梦想这些工厂可以重新开放。^③ 1918年，在一场火灾之后，阜昌洋行完全关闭。顺丰洋行转变为一家为当地茶叶公司服务的压制包装厂，而新泰洋行则以英国 Harrison, King, & Irwin 有限公司的名义继续保持开放。但是，共产主义者也需要茶。苏维埃政府控制了国际贸易，出于对中国砖茶的需求，它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叫 Centrosious 的办公室，还在汉口开了一家分号。他们雇佣了一个中国买办，政府请求 Harrison, King, & Irwin 有限公司充当新泰洋行和 Centrosious 之间的中间商。^④ 此后，苏维埃政府垄断了茶叶贸易。

结论

俄国的茶叶商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们克服了包括中国语言、火灾、义和团运动、战争和革命在内的无数困难。他们实现了机器生产，最小化了砖茶生产中的浪费和失败，利用古隆法发明了帽合茶，用义勇会社和铁路线改善了运输路线。在中国，他们在汉口和九江茶叶战中取得了成功，但在福州遭遇失败。他们超越了中国茶叶商人，避开了伦敦的经纪公司。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茶叶进口的主要口岸。最终，中国东北、蒙古和中亚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内陆贸易区，逐渐加入了资本市场中。他们的经营阻止了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被印度的阿萨姆茶叶所取代。总体上，中国茶叶的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保持了增长。从

①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915) 69; 8.

②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档案，03—18—044—01—015，1923年10月。

③ 《申报》，1923年10月17日。

④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第203—204页。



1862年到1876年，中国每年出口各种茶叶超过1.5亿磅（6.8万吨），1877—1889年年均出口各种茶叶超过2.5亿磅（11.3万吨）。1886年对外茶叶出口达到顶峰，总额达295565423磅（134066吨）。1890年以后，茶叶出口遭遇波动，但从未低于1862年俄国商人初抵汉口时的水平。^①

但是，俄国商人与来自西欧的帝国主义同伴并不相同。爱德华·帕克（Edward Parker）注意到，“俄国人并没有试图去摆脱旧的茶叶贸易的束缚，他们的茶行一直都在汉口、福州和天津，直到《喀西尼公约》（Cassini Convention）^②之后，他们才出现在了东北”^③。俄国商人对中国市场并无兴趣。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很喜欢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重要产品海甘蓝。日本工人在西伯利亚海岸采集供日本消费的海甘蓝，并以“日本”海甘蓝的名义由中国船只运输。俄国商人没有参与海甘蓝的贸易。^④另一个例子是石油贸易，这是俄国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通常由英国和德国商人由俄国运往中国；俄国财政部要求俄国商人自己从事这种贸易，并为他们提供了各种鼓励措施，如在汉口建立俄国银行，在汉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维持正常的通信线路等。^⑤但此举并不能吸引俄国商人的兴趣。

俄国商人接受的是来自俄国的订单，仅仅关注俄国市场。俄国公司对于茶叶如此热衷，很快就有效地抢夺了帕西和波斯商人手中的茶叶生意。英国和日本试图将茶叶向俄国市场推销，但在将业务向其他市场推展方面，俄国商人并不如英国及德国商人积极。俄国茶叶商人并没有向北美或澳大利亚推销茶叶，而这两个市场对于红茶和绿茶的需求都非常庞大。由于俄国商人严重依赖于沙俄政府，只关注俄国国内的茶叶贸易，因而在俄国发生革命及沙俄政权被推翻之后，很快就丧失了茶叶生意。

为什么俄国商人没有将其茶叶大业推向全球？对俄国之外的英国茶叶市场进行探索确实非常困难，但世界绿茶市场仍然非常巨大，因为印度只生产红茶，而俄国商人在中亚生产的绿茶数量并不亚于在中国生产的茶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俄国是个大陆型帝国，并不热衷于发展成海洋型帝国；而俄国的海运力量，或者说义勇会社，尚无力构建一个全球网络。相反，沙俄帝国及其商人不断侵蚀其陆上邻国，并在那里建立起了殖民地。但是，想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一问题，尚待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第307—310页。

② 即清政府与俄国于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译者。

③ Edward Harper Parker,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中国：她的历史、外交与商业》, New York: Garland, 1917), 151.

④ G. Calderon, "Russian Trade in China," 394.

⑤ *North China Herald*, 6 September 1895: 391.